



(泰国微型小说特辑)

拳头

方文国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可是大柱当年的确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不说他自小生长的那条街，就是四乡八邻，一提起大柱的名字，没有人不知道他的拳头厉害的。十八岁那年，为朋友打抱不平，一拳将对手打的倒地不起后，兄弟们往他口袋胡乱塞了些钱，连推带拽地把他送过国境线，大柱从此流浪天涯，七辗八转，来到泰国呆了下来。为了生计，拳头用不大上，靠的是肩扛手提。一次骑车送货，急吼吼的赶时间，砰的一声撞上了前面汽车的屁股。车上下来一个膀大腰圆，胸口刺青的大汉。大柱心想一场恶斗难免，今日生死难卜，于是暗暗将气运到双拳。没想到大汉双手合十，先说“卡毯(对不起)”，再问大柱是否受伤，然后弯腰看了看车子

的保险杠，见都没什么大碍，再次双手合十行礼后上车离开了。大柱初时有点悻然，然后又有些茫然，目送大汉乘车远去，举起拳头在眼前晃晃，心想拳头在这地方大概是无用武之地的了。从此，大柱将蛮力从拳头上移到胳膊用肩膀，肩扛手提，由卖苦力到动脑，不但安身立命，还小有发达。他乡十年，不但自己再没用上拳头斗狠耍蛮，也没看到有人拳脚相向的。一日说巧不巧，在街头遇到来曼谷旅游的把兄弟，方知当年虽然一拳将对对手打得昏死过去，但未伤及对方性命。兄弟花了些钱早就摆平了。大柱听了，长吁了一口气，压抑在心底十多年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匆匆收拾行装，坐上飞机，开启了朝思暮想的回国探亲之旅。

当双脚踏上祖国的土地，大柱被国家巨大的变化惊呆了，城市里如森林般的高楼大厦，蛛网一样的公路铁路网，各类先进的设施让他目不暇接，唯一没有太大变化的是人还是那么多。地铁车厢里，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挨挤着。大柱手拉着扶手的吊环，双腿夹着行李箱，手脚都有些不稳。车子减速，大柱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冲，行李箱从双腿间滑出。眼前的一个后脑勺转过来，猛然出现一张愤怒的脸。大柱明白自己的箱子碰到人家了，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没想到对方不买他的账，指责大柱的箱子撞伤他了，说对不起就完了吗？那张戴着金丝眼镜的脸似乎越来越扭曲。大柱一再表示歉意，不顾车子晃荡，像在泰国一样双手

合十，祈求对方原谅。可是那人却像着了魔一样，牵的素的一起上，附带还问候大柱妈妈以上的列祖列宗，唾沫星子像细雨一样喷到因为人多而无法躲避的大柱的脸上。大柱只觉得怒从心中起，一股蛮力从心头升腾由胳膊肩膀往双拳聚集，终于挣脱自己意志力的控制，挥起拳头朝着那张扭曲成麻花状的脸打去，随着一声闷响，那人像麻袋一样往后倒去，同时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带倒了身后十多个人，可见大柱这一拳有多大的力量。车子到站停下了，车门打开，乘客抢着往外逃，一群警察逆着人群朝大柱包围过来，大柱楞在原地，望着仿佛不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双拳，脑中一片空白。

是你引人来害我

冯骋

娜姐在社交媒体上收到一个电诈人员的求救信息。她半信半疑，不想理他。这个自称小蒙的青年还是不放弃，他讲述了诈骗分子的残忍和现在他的危险处境，还告诉她自己不愿意当电诈人员，还不断叮嘱她远离“杀猪盘”，提醒不要相信各种炒币。又过了几天。“姐，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已经逃出来，在边境小镇，怕诈骗集团的人会追来杀我们，您能帮忙来接我们吗？”同时发来两段诈骗集团威胁他的聊天记录。到这里，娜姐确定这个小蒙求救是真的。她最近也经常关注柬埔寨和缅北诈骗集团的“割腰子”“抽血”的恐怖新闻，真假难辨；但是国内采取严厉措施，迫使几万的缅北电诈人员回国，这是确实的。这个十九岁的小蒙，不管他是真的电诈人员，还是被骗去，那么他现在求救，说明他是真心希望回国，从此走上正路。娜姐把这些聊天记录向有关方面反映。那边指示：报警，向当地泰国警方求助；同时给了一个律师的电话号码。娜姐的理解是当务之急是先把人接到曼谷才安全，而她不可能去边境接人。想起一个有旅行车的老莽，于是问他能不能去边境接两个人？并把情况简单告诉了对方。莽先生表示没问题，但必须付了钱才出车。娜姐就让他们互相加了微信，还拉了个小群。讲好价格，小蒙立刻给莽先生打钱。这样一来，“营救”成了接待游客的业务，但价格合理，没毛病。到了约定的酒店，接到等待救助的小蒙和他的同伴，危险信号袭来，两人告诉他：酒店老板表示，要想安全到达曼谷，最少要每人九万铢给他来安排。莽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抢了安排偷渡者的生意，但他不信邪！首先他制止娜姐报警和向律师求助，认为那样只会把事情搞复杂，自己能处理。其次他向自己认识的“大佬”求助，那边闻讯连夜赶来帮助他。结果莽先生的车在路上被泰国关卡扣住，到这个时候假如向律师求助，坚持自己是来救人，而不是组织偷渡，也不是接游客！但莽先生的大佬朋

友来到后，采取所有选项当中最糟糕的那一项：花钱私了。付了55万铢“保释金”后，把莽先生和车放走，小蒙两人则送到相关地方，准备遣返回国。情节反转来了！莽先生回曼谷后，立刻要娜姐赔偿这55万铢。“因为事情是你引来的”。娜姐整个人都懵掉了。互相扯了几天的皮，娜姐自然只能向自己律师求助。会点中国话的律师详细询问了整个事情的经过，给出答复：1.娜姐只是热心帮人，求助者的车费是直给接转给莽先生的，如果是非法营运游客，她没有参与经营活动，没有责任。2.莽先生本来是去救人，被扣时就应该向有关方面求助；而花钱私了，一是等于承认自己组织偷渡，二是贿赂警察也是犯法的。这个不信邪的莽先生用荒唐的方式把自己的救人之举变成了组织偷渡的违法行为。莽先生不依不饶一定要娜姐负责这个损失。双方见面协商，娜姐律师和莽先生有这样的精彩对话：律师：警察抓你的理由是什么？也就是用什么罪名扣你的人和车？莽先生：不知道。律师：他们要你什么时候上法庭？有传票吗？莽先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票。律师：这个“保释金”收据上的名字不是你的名字，而且也不是保释金，是谁的？莽先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的莽先生连自己犯什么法都不知道就这样被人敲诈了55万铢，还被警告：不要报警更不要找律师！不然你会上黑名单，车子没收烧毁，把你驱逐出泰国。只能这样暗中操作，我们会帮你把案子消掉。他在逼娜姐赔钱时一再告诫她：我的底线是不要把事情公开化，你找律师是错误的！经过几天交涉他应该知道了自己的失误，从法律层面讲娜姐确实不该负任何责任。只好从“情理”上来轰炸娜姐，要求娜姐赔偿损失。唯一的理由就是“是你引人来害我”！你不赔就是丧尽天良！

缘分

温晓云

阳光帅气的孙小刚，今年从名牌大学毕业，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正是青春好年华！开着母亲送给自己的23岁生日礼物——一辆白色小电动车，孙小刚的心情是放飞雀跃的！对于孙小刚来说，这已经是老天爷最好的眷顾了。孙小刚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寡母起早贪黑打工三份，好不容易才供自己读完大学。正当孙小刚把车停在红绿灯路口，等待绿灯通行头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头发银白的老太太，颤颤微微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就慢慢倒下去。孙小刚飞快跑向老太太，根本顾不上把心爱的电动车停好。在路人的协助下，孙小刚把老太太背起来，疾步走向不远处的医院！

医生诊断，老太太脑血管轻微破裂引起昏厥，由于送医及时，老太太很快转危为安！老太太醒来后，让孙小刚联系在美国的儿子黎家刚！儿子当即买了机票，承诺第二天的晚上赶回来，并拜托孙小刚照顾好老母亲！当晚，孙小刚给母亲打电话，就留在医院照顾老太太。孙小刚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让老太太特别喜欢。老太太说“好孩子呀，你长得很像我儿子年轻的时候！而且我儿子叫家刚，你叫小刚！咱们有缘分呀！奶奶多么希望你这么好的孙子！可惜我命不好，儿子不愿意结婚生子！都是我老太太的错！”

第二天晚上，老太太的儿子赶回来了，孙小刚打开病房门，当两人四目相对的时候，都愣住了，怎么会有那么相像的陌生人呢？“孩子，你是本地人吗？你父母叫什么名字？”黎家刚问。“是的，我是本地人，我妈妈叫林雯文，我爸爸叫孙天宇，不过爸爸去世好多年了。”“雯文？天宇？，他们是你的孩子？”老太太母子同时发出惊呼！满腹疑团的孙小刚，打电话把母亲叫到医院。老太太搂着雯文一直痛哭着说“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们呀！”当晚回家后，母亲交给孙小刚一本发黄的日记本，那是先父给孙小刚留下的！里面记载了自己作为雯文和家刚的好

朋友，在雯文被家刚的母亲怀疑不忠不贞并无情赶出家门后，怀了家刚的骨肉嫁给了自己！父亲在日记的最后写道：“给你取名小刚，是为了给你妈妈一个念想，也是给你亲生父亲的交待！无论如何，我和家刚都是最爱你的父亲！不要怨恨你的亲生父亲，他们离婚时，他并不知道你妈妈已经怀孕！”小刚脑海浮现出先父阳光般的笑脸，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父亲是多么的疼爱宠溺自己！老太太出院后，在儿子和小刚母子的陪同下，到公墓去祭拜了小刚的先父。孙小刚第一次发现，墓碑上先父的照片，看起来是那么的帅，笑得那么的灿烂！

牙医玛丽

小草

牙医玛丽毕业于朱拉，留学于英国，技术十分出色。前些时，我牙痛得影响到吃饭，由一位朋友介绍，去了这位医生的诊所。该诊所不大，但设施很好，护士都很专业。听说我是慕名而来，玛丽医生十分高兴，热情地让护士为我倒了一杯茶，并对我说：“请先在候诊室等一会儿。”此刻，我才发现玛丽是位美丽的后天女人，皮肤白皙，个子高挑，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楚楚动人，尽管其声音比较粗，手和脚都比较大，但能看得出其女性举止的修炼颇有成效，连拿治牙器械的手都显出兰花指状。我有点纳闷，朋友为什么不告诉我玛丽大夫是人妖呢？可又觉得他没什么错。因为我是来看牙，又不是来找对象，重要的是医生技术的好坏。过了一会，护士叫我进玛丽的诊室。“她”对我进行了详细的问诊和检查，并拍了X光片，结果是两颗30年前装了牙根的牙根部发炎，必须移除旧牙冠，清理消炎后再换装新牙冠。麻烦的是

这两颗牙不挨着，一颗是上门牙，另一颗是下槽牙。于是，“她”决定先治疗门牙，然后再治那颗槽牙。尽管，我希望先治槽牙，以解决吃饭问题，但考虑到医生有医生的道理，也就听其安排了。接下来，“她”指着我的另一颗上门牙说：“这颗牙虽然没问题，但其根已经露出牙龈，与那颗戴牙冠的牙形状差别较大，最好也装上个牙冠，这样会很漂亮。”可我的心思不在这颗好牙美不美观，当务之急是解决牙痛，改善我的咀嚼障碍。所以，答道：“不用了，先治疗发炎的牙吧。”“不贵的！装一个牙冠只要8000株。”玛丽立刻解释。然后，推开器械台，拿出纸笔，认真地画了两张图，一张是现在的门牙状况，两颗门牙形状不同；另一张是两颗门牙都装上牙冠的效果。再次强调：“不贵！”言外之意，你只需要花不多的钱就能变得漂亮许多。看着“她”那双镶着假睫毛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寻求理解，听着那粗犷且温柔的语音，尤其是急

于说服我的英语里不时地蹦出几个中文词汇，令我哭笑不得。不是因为“她”是人妖，是作为一名医生，最先考虑的不是如何解决患者的痛苦，治疗那颗影响吃饭的槽牙，而是要我先考虑两颗门牙如何美观。这让我对这位美丽的人妖产生了兴趣，即使作为大夫，其思维也没能脱离内心深处追求——做一个美女！不仅要自己美，也要为患者的美去努力奋斗，耐心地说服我去接受“她”创造的建义。我相信，“她”绝不是为了多挣一颗牙冠的钱，而是真诚地要把我的牙变美。面对“她”的诚意与期待，我被感动了。于是，同意了“她”的解决方案，随之点了点头。感叹其对形象美的追求已经形成了一种心智模式，以此思维，以此行事。看我被说服了，“她”很是高兴，便开始给我注射麻药，我便对待孩子一样轻柔地说：“一点点疼。”停了一会儿，就在我的嘴里忙乎起来。我闭着眼睛，任其操作，并总是听“她”说：“张嘴！”“张嘴！”而我已

经不能张得再大了。或许“她”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其手指太粗，仍然觉得活动范围太小，也只能要我努力，再努力！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玛丽医生停下手里的器械，推开工作台，让我坐起来，然后递过来一面镜子，兴奋地说：“水埋？”(泰语漂亮吗)我看着两颗变得一模一样的上门牙，确实感到好看了许多。便应和着说：“水！”看着“她”笑弯了的眼睛，能感到其心里的满足和得意，又拯救了一对不入眼的门牙！而我却没那么高兴，因为主要问题还没解决，便指了指右边的下槽牙问：“这颗牙怎么办？”玛丽却不紧不慢地说：“这次安装的牙冠只是临时的，下周才能装永久的，那颗槽牙下次一块看吧。”然而，第二周，“她”还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我的门牙上，在我装好了两颗正式牙冠后，又让我照镜子，表现出那种成功的喜悦。而对那颗槽牙，仅是简单地清理了一下牙根，然后笑着对我说：“你下周来看F医生吧。”